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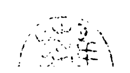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一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八

宋 姚鉉 編

銘丙 銘陰附揔九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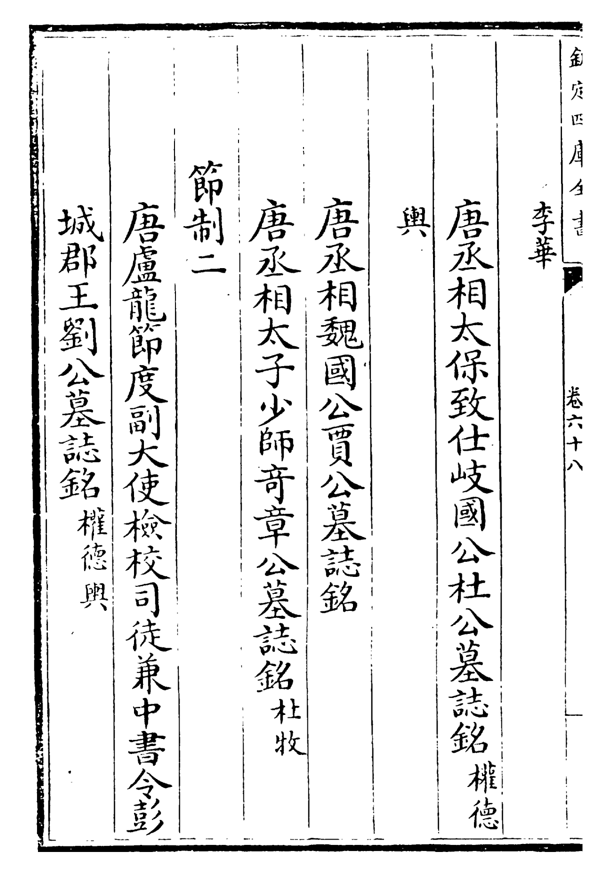
宰輔七

唐中書令逍遥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奇章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中書令逍遥公韋公墓誌銘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逍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髙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臯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

在於禮守槖籥之沖虛播朱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晢愎鷙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簣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

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尊德開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訏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逍遥而建號裂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元輔公允承慶當代

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黄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閒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揔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寳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

贈兵部尚書諡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
恒濟夬儡然在疚靡所寘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
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閫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
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
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峩峩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翺飛王佐穆
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
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

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慮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賫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曀明退師儲宮出守亟谷入為尚書正色

諤諤又刺汾澮遼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拄柳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覀殂閬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躋輔星昬霾天子洟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濆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

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

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懐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
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
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霑宴亭公之
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悦咸會
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僟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
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甞為縣縣懐其化至
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
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䘚歸於王公公甞以機密

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剌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
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
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
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苖公墓誌銘并序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
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

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輴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
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大名本於宏
才元勲出於忠烈奠江河於百川之會登日月於九天
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
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兹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
壺關人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
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
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為

政之絶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叙天寳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畧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内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寛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滅復行公計果令天下

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勍安之揔有平勍之勳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

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𥠾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顧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

沈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劙弄兵咸秦振蕩舉族
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
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
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
皇在闇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
鼎臣天歸説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
國韓公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

公杜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册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曽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禄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慤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禄大

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揔中龢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顓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

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歴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内禪公奉典策令上繼明眞授司徒備物采飾寖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

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揔已搢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闇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涖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蕝其善氣損怨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為時

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儌福不乞靈物怪氣祲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篠罩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儁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槖鄉壽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

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
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
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専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
公殁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
令式方駕部貟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大夫
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麾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剥
相眙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與嘗忝府辟晩聯
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盡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

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祗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穌平五福叢滋齊之温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廞邃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窀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爕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司空今皇帝

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揖之建議深切漢元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逺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琰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静褐衣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

尹北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涖居最大歴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貞師于梁恊力犀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烜然光明進𠫭六職節制襄峴戴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詣行宫眞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揔賦輿鎭于靈昌政成八稔愷悌清静於是膺審象之寄賛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坤之説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説曰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寛信

之誠𢐀亮時化故其撫封也不尚禁厲不施皦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隲財成造化宗工儁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煇涵泳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聳善虛已求天下之才博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傅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

久體要闊達邁乎羣倫撰海內華夷圖及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絶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為丘禱死生為天理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櫝壽堂自為終制慣然委化以啓手足推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曽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寺恊律郎早夭次子疄太子司議郎少子暻京兆府叅軍事馴行孝謹

號咷毀瘠奉二尊堂帷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

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偉魏公發輝清時外揔方國掃除螟螣入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穌風吅若華鐘偉材閎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向逮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兮閟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逦梁傅不忘本兮公之素笳簫啓路歸

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為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

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歳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乗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

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毁周嵗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
滿嵗郄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
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
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
品命服半嵗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
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
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

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賫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

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歐宴無時徼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

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簾竹為苦具奸吏旁緣主為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甃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為中

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
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寳王來朝
禮倍前時盡罷東鄙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
劒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令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
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
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劒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
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
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

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

黃彝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為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

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
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
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為
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
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
河南少尹吕述公惡其為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
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
一恭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貟外長史

天下人為公挼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鉳刓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

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揺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内屏周三歳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

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與人無
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
南薦鄉貢仕為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
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
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徵警
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
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
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凡三十年

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户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户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山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洿幽以燭明瞙

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絶霸駮如有樞杞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礨孰爲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辯牽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絪緼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
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
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顓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
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
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褎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綢繆樞
衡臨長諸侯玄衮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器
勳猷備其贊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
莫州之廨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

其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
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
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
帝二十一代孫曽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使襲
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
贈揚州大都督父怦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
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霞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
和弘毅忠肅端明溫重固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

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叅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為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為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隙肯綮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咸惠畢舉比歲大旱蟓蝗為災絜齋蔬菲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莓莓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

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為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甲塁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冦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槖駞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淫于澶㴩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陘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為王

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釆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

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犖犖之為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頒之絮帛大歉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既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

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寳劒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几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為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馬茹荼雪泣祗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榮

號沒有慜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
斯為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㤸天聲敢
攄馨香以識冥寞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
履來宅便蕃渥命焜燿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倈
蕩定勇略昭宣爕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為齊
斧廓開祲沴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郄縠敦悅
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

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禄孝在無改恩延必復祭差軨祿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

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寛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

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毁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寃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内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

帥封杖决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怨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内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乗其便相噪嗷坐公専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徴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

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憸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羡財千萬以補亡户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繈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麾鞭有見

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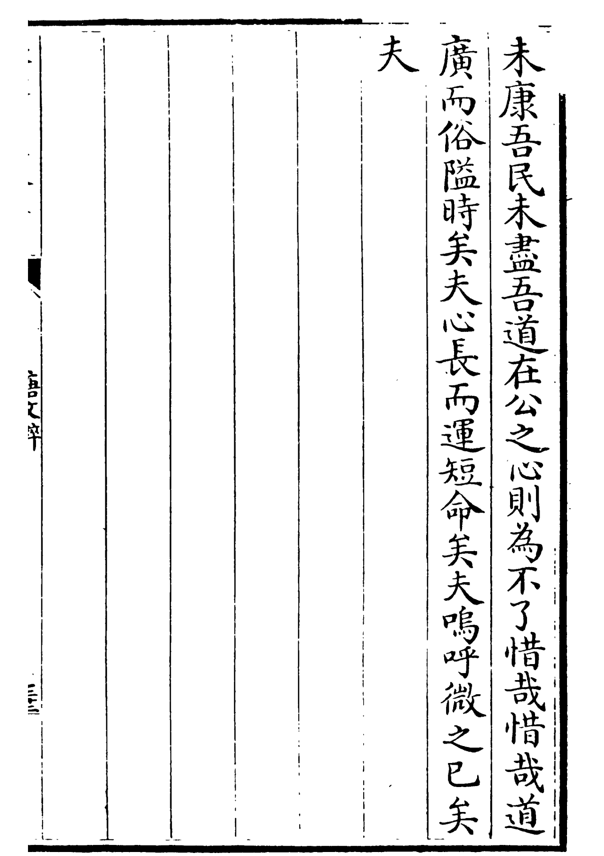
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禄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末笄道衛道扶齠齓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簷翣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

凡十年髮須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

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唐文粹卷六十八

唐文粹卷六十九　　宋　姚鉉　編

銘丁 誄表述附總一十二首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附李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呂衡州誄　附柳宗元

左黄州表 附元結

陸歙州述 附李翺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前兵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李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胄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嶷右武衛録事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絶補鄠縣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

令課最為戶部左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
為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
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為兵部侍郎在途加度
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令司徒為使明年遷兵部尚
書間一歲轉吏部尚書揔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
元元天子方推心竦意倚以為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
公温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

强志特立為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晝之下無差失其為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龢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鈎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梏拳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郡自為理得以蠲乏用補庸亡府無私焉四履之内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之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遵彼輕僄率循教化皆聲詩

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渫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為奸穽盆以私幣貨濡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覔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析秋毫而已哉其為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

切劘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絶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内外掃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康寧宴閒之不若君子以為難自解巾褐至揃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虚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為密静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為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盡簪縧桐博奕談笑慍噱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

濟爲已任而績用未究斯吾君所以當宁流嘆而衆君子失聲怛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頡州刺史勺泊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妹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馴嗣子繼京兆府參軍飾躬彊學幼子紵編皆以門廕在仕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
慶祉兮天官冢卿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
特達視所履兮表率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
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命遄已兮
緜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

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

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恨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

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
為身恥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
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
逋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
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
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
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
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黐倖臣之鋩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

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聓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絶邪痌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彍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嗌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惣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歴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

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

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

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
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
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
奥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
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
途次于荊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
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

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京兆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

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

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盖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没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丏卒其寮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怗怗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

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由博士為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衣州宜春尉父曰婼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雖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呉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名纂序前聞

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皐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為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籍君表為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

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歷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

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殁二年而君夭元之志如其道
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痒素與
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為
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
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
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
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温良而
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温良而能斷者也故為齊風

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李觀元賔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

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其壽死而不朽孰為其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嶺南道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諱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

時皇考諱鎮以事毋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

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
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
記覽為詞章汎濫渟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
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
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
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
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
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

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詡強笑

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

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

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

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舩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瑞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

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㸦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㓗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蠥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

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ｓ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
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
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逹
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
克推理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
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
雠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
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

史賛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兹即吏
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戕奏鮮
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
司刑邦憲為貳糾逖伊肅邪謏具畏遷理道民民服休
嘉恩踈若暱惕邇如遐實閑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
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
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蓺
其麻鼛鼓斯屛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

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謡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唯昔舉善盜奔于鄰今我興仁化爲齊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内厚族姻外賙賔客恒是懸磬逮兹易簀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奥希聖爲徒志存致

君笑詠唐虞揭兹日月以燿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竆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懐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左黄州表　　元結

乾元巳亥賛善大夫左振出為黄州刺史下車黄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

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闢已
東海濵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税豈獨黄人能使其人
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黄人又歌曰吾鄉有
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
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
時者日見斯人黄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
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
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

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歙州述　　李翺

吳郡陸傪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

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𩟗頟之人然也賢者與𩟗頟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𩟗頟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𩟗頟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

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

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内有篇簡巾褐枕屨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賔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髙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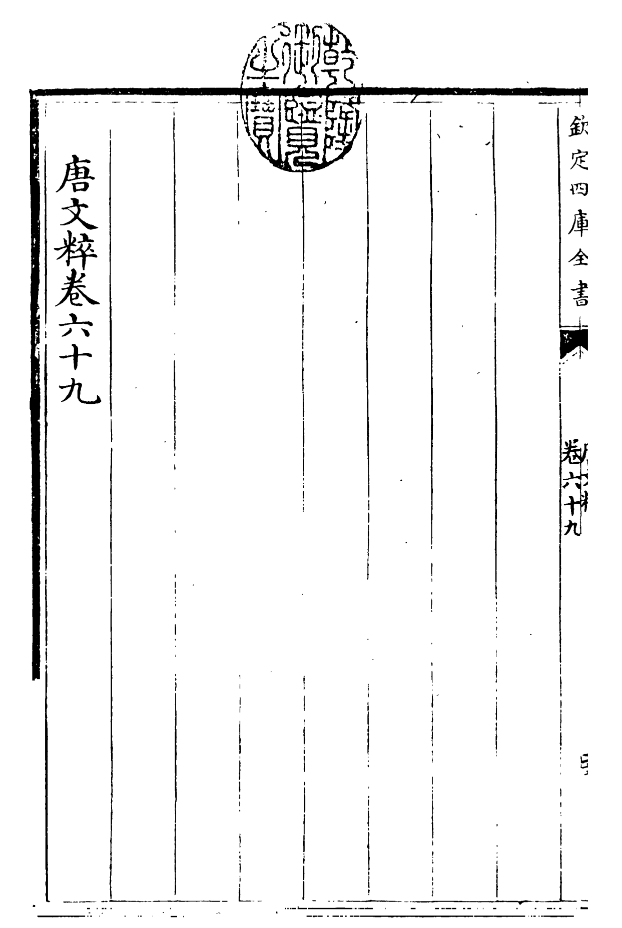
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餄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枲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中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

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叅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
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録事因墜傷足樂
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令以痼
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
濵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
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
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
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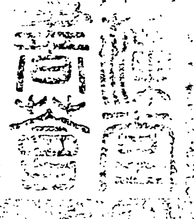
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絶後諭焉對曰凡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禄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筍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鴈不至歿於空

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沖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唐文粹卷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劉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至七十二





唐文粹卷七十　　宋　姚鉉　編

銘戊 版文 誄表 附撝七首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 附 舒元輿

隱居四

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附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呂温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　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

戸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

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内親戚不

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居卑

尊間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

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

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别駕父某晉州録事叅軍

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叅軍成左清道率府録事叅軍女

子嫁興元叅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

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藉宫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遥望公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

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寛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殁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曽祖諱逺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瞻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

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眞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禄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

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絜家祀傳
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
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
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
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
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稹
方齠齓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
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稹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

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稹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内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禄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疎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

親者悦疎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毋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顔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櫝楚閨門之内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

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之幼子稹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

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覩夫人之墓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濵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 并序

舒元輿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骶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誓戒若此乃首

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稱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眡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為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

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眗然化成
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
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
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墳版不
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濵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
孟為鄰後千萬年卜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潮滔滔彭蠡
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别駕弟太樂太蒙蒙為黎州長史護督南梁

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祕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己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二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

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也奚其為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莓莓黍稷漠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畯刑以肅墮悅以勞勤若孫

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
崇禮節恤㷀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
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婾衣食帶刀劍椎埋胠篋
之類鬬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
吾何從之也遂頓浮竄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
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
情林園遺老玄黙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甞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

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餁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綱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絶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

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誡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玄月載踰卜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

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鼎氣氛氲挺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田數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犒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

排屈伸天年既没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
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
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
為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
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生曽祖湯湯為郡主簿湯
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為郡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頤

虎顔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祕學無所不覧年弱冠早為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决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時或為議青龍癸未唐歷之微公乃山棲絶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甞宴坐謂其

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糜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巳亥享年

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巳未隱化于私宫孫子子昻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祗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歳十月巳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德先生誄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思宓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替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萇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

之鄰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僉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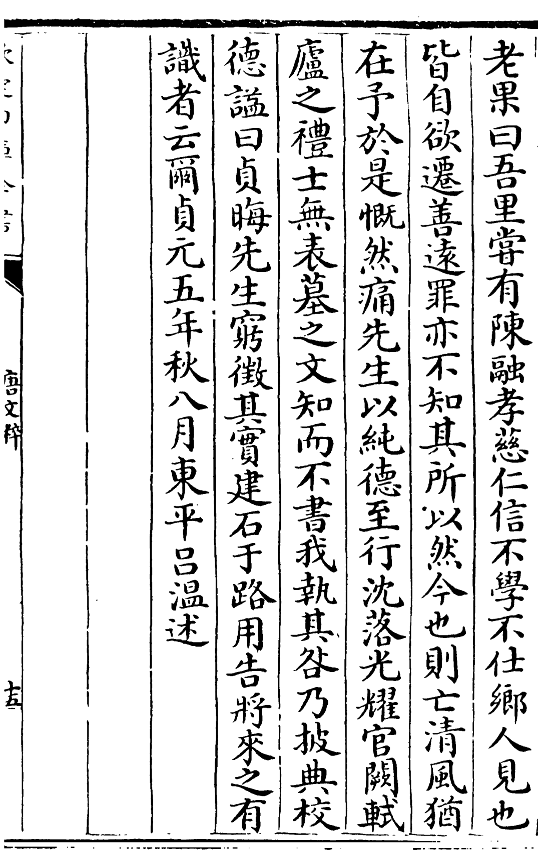
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　温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

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輳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踈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没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熈熈天性人道其盡于兹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以道此非祿乎

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顔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



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闕軾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徵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唐文粹卷七十